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新石頭記
第三十二回 獲奇珍頃刻變溫涼 嘗旨酒當筵論文野

卻說譚瀛放了兩回電光之後，那戰船果然不來追趕了。寶玉道：「他還算知難而退呢！」老少年道：「雖是知難而退，然而也有得他猜疑了。」大家談笑一會，然後散開，各到船邊探望海境。不多幾時，便駛到赤道底下，寶玉道：「我們極冷的地方到過了，可惜只在冰窖底下行走，未曾露得天。此刻到了極熱的地方，可要到上見見天氣了。」海導見說，便把船浮起，揭去頂蓋，眾人都到最上層去眺望，果然炎熱非常。老少年忽然想起，放在下層的珊瑚，會放出寒氣的。何妨取一枝上來，看在這大熱地上，是麼個情形。想罷，便叫水手下取一枝珊瑚上來。水手去了一會，取了上來，道：「好奇怪，這上層是六月，到了下層去便是臘月了。」說罷，放下珊瑚，眾頓覺一陣清涼，十分爽快，同稱奇異。寶玉問道：「你怎樣知道他有這用處呢？」老少年把天到下層的情形詳細告訴了。寶玉道：「原來如此。這東西倒是夏天的寶貝呢。」又眺望了多時，方才下去，蓋了頂蓋。此時艙裡面早灌滿了熱氣，海導要開冷氣管，老少年道：「且不要開，驗驗這珊瑚看。」果然不一會，便清涼起來。老少年便叫仍把珊瑚送下去，寶玉也要下去看看。水手道：「先生們要下去，先要穿了冬衣，底下冷得狠呢！」眾人聽說，都帶了冬衣下去，果然異常寒冷。寶玉道：「怎麼就這種冷法？」老少年道：「你想烈日之下，只一枝珊瑚，便清涼起來。這裡聚了百十來枝又沒有透出去的地方，如何不冷！」眾人圍著那珊瑚看了一會，便都手脚僵冷起來。寶玉顧見一堆死貂鼠，便問怎麼死了？老少年把看太守人的話，述了一遍。寶玉便拿起一個死貂鼠觀看，見他毛色光潤滑澤，十分可愛，便不住手的摩挲。一時之間，覺得兩手和暖。頓時想起這東西生長在極冷的地方，自然了極熱的皮毛，方能御得了寒。這死的一定是進艙之後熱死的了。再看看蓄水池，已經結了二三尺厚的冰，那貂鼠，鱈魚都在冰底下游泳。又想到：「幸得取了珊瑚進來，放出了這些寒氣，才把他養活了。想罷，便把這思告訴了老少年。老少年取過死貂摩弄一會，果然雙手就暖和了，點頭道：「果然不錯！」大眾看了一會，都回到上層，仍舊蓋好了艙板。此時上層又灌滿了寒氣，海導把暖氣管開了好一會，方才復元。

原來這船艙裡面用的是人力制成的空氣候也是隨意制成，便制了個不寒不熱最溫和的氣候。除非開了頂蓋及艙口，才有外面的四時氣候。

閑話少提，且說水底獵艇走了不多兩天，便回到了文明境界強字第二區的海口。把船浮起，揭去頂蓋，大開四面艙口窗門。方指南取過無線電話筒，報知吳述起。不一會，述起坐弓飛車來到海邊，乘了舢舨，過來相見。老少年、寶玉把沿路經歷的略略述了一遍。述起大喜道：「得了許多異物回來，我國人又增長了許多見識了。二位路上辛苦，且先請到本亭堂去歇歇罷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先要設法處置了取來的東西。那海鯨非常之大，大約總有四五百尺長，怎麼起上岸去呢？」述起道：「越過南極，都帶回來了，怕沒有法子拿他上來麼？且請上了岸，慢慢再商量。」二人聽說，便別過船上眾人，乘舢舨登岸，上了飛車，回到水師亭堂。分賓〔主〕坐定，童子獻茶。述起道：「這回二位冒了大險，不特獲了那些稀世之物，並且發明了南極是個旋渦。這場大功，著實可賀。」二人謙遜不遑。寶玉道：「還是請先設法安置了那大鯨，不然此刻夏天天氣炎熱，不要腐敗了麼！」述起道：「我們且發個電信給多見士，告訴了他，問他如何處置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好，好！還有那個冰貂，是離冰就死的，也請發個電信，給動物院設法。但不知掌院是誰？」述起道：「就是見士的令兄多知，表字能士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昆仲兩位的名字，真取得好，並且又掌了這兩個職司，真是名稱其實了。」述起道：「他還有一位令弟，叫做多才，表字藝士。他的科字了不得！現在東部智字第一區，和東方法兩個合開了一個極大的工廠。這一區的地方，竟然沒有別家人家，全區都是他的工廠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更了不得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何妨發了電信再閑談呢。」述起便叫書記發了兩處電信。老少年又道：「海鯨及那冰貂，是要他們來了設法的，其餘何不叫人先起到這裡來呢？」述起問：「其餘還有多少東西？」老少年說了個大概，述起便派了四十名雜役，駕了五輛飛車，到船上去取。三人又復閑談。

寶玉問起繩武如何不見。述起道：「近日放了暑假，所有本堂教習，都出外避暑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不知貴亭堂有幾位教員？」述起道：「分教共是五百員，教只有繩武一位。」寶玉道：「貴亭堂學生共是五百員，不知如何教法？以五百教習教五萬學生，本不算多，但是怎麼調排得開呢？」述起道：「那天閣下去聽繩武講學的，是總講堂。另外還有五十處分講堂，每堂可容一千學生聽講。」說罷，便帶寶玉去看了兩處之後，繞出操場，只見一班學生，約有一千多人，在那裡練習體操。寶玉道：「怎麼這班學生不放假呢？」述起道：「這是放了假不願出去，在這裡自修的。」那學生見總辦帶了客來，都鞠躬為禮，述起也還禮，老少年和寶玉也鞠躬相還。

忽然一陣涼風吹來，只見五輛飛車，從空落下。那大株珊瑚和那石頭都控在車下，小珊瑚和海馬、死貂，分載車上帶來了。四十名雜役冷的發抖，都道：「今年天氣奇怪，只怕真要下六月雪了。」老少年頓足道：「這怪我不好，一時失于檢點，不曾交代穿了冬衣去。你快走離了此地罷！到別處去就不冷了。」四十名雜役，便紛紛散去。

此時已是合操場都有了涼意，像是深秋光景了。述起另外叫人把海馬和死貂先送到各座裡去。老少年又叫取了一枝小珊瑚、一塊石，都送到客座裡，便贈與述起。又撿取一件留著贈繩武，說道：「照例取了這些東西來，不應該私贈與人，是要都送到博物院去的，這個是聊以報借船之德。」述起道謝受了，同回到客座。設了這兩件東西，就覺得滿座清涼。老少年叫把珊瑚移到別室，單留下那石頭，試驗如何。驗得也是放出清涼的，不勝之喜。述起道：「這是不知幾萬年的寒氣，凝結而成的，自然應該如此，真算得希世之寶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東西向來未曾發見過，不知叫什麼名字，都是任憑人叫出來的。他能發出寒氣來，這寒字要加的，叫他寒寶石罷。」寶玉道：「這是我們自己取得的，配可以自誇為是寶，他蔥翠的十分可愛，不如叫他『寒翠石』罷。」述起道：「好個『寒翠石』，這『寒翠』兩字典雅得狠呢。」

正說話間，忽見孫繩武來了，忽見孫繩武來了，後面跟著的便是多見士，還有兩個童子，都背負著皮囊一個。三人連忙起立相迎，述起道：「怎麼會得這般巧？」繩武道：「我恰好去看他二位獵大鵬，這裡電信到了，見士怕鯨魚壞了，我聽說又獲了什麼奇珍異寶，也急于見識見識，所以附了見士的飛車來了。」述起道：「如何來得這樣快？」繩武道：「若是平常快車，裡有這麼快？喜得他令弟藝士，新做了這一輛加快車，一個時辰能走到二千五百里，所以來得快弓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相讓坐下。見士先向老、寶玉二人道了乏，又問了鯨魚的尺寸大小。老少年道：「我們還沒有量過呢。」見士道：「先量了。好設法載他去。」述起道：「他二位正愁沒法達動他呢。」見士道：「這個容，易依他尺寸，做個皮袋盛了他，由陸車達去就是了。」述起便用無線電話筒叫船上派人下水去量尺寸。一會兒，由電話筒裡回報說：「從頭至尾，五百五十尺長，腰腹最粗處。圍圓一百八十尺，最細處，圍圓八十尺。最粗處距頭一百尺，距尾三百五十尺。」見士聽了，即照此尺寸，發了電信給多才，叫他趕速照尺寸做一個皮袋來，並問幾天可以做好。不一會，多能士也到了，也是坐了加速飛車來的。相見聚話已畢，在車上取下一個大箱子下來。問老少年道：「這個箱子大小，可以容下那貂鼠了麼？」老少年道：「只怕差得遠呢。」能士愕然道：「獵了多少來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是用網獵的，只知道一大群，卻沒有點個數，大約不下五六百個。只怕還裝得下。只是還有鱈魚，這東西是冷熱都能受的，隨便拿個什麼東西裝了去就是。」當下述起、繩武便叫置酒，代老少年、寶玉二人接風，並請二多。又打發飛車，請了獵艇上人來。設了兩席，分賓主坐定，童子進上酒來。寶玉到此，並未喝過酒，也未曾提過酒。暗想：他們事事改良，正不知酒是怎樣的改良法，倒要試試看。童子送到面前，便覺得芳香撲鼻。每人一杯酒之外，另有一杯果液。述起舉杯相讓，寶玉喝了一口，覺得酒味濃醇；又用茶匙吃了一口果液，覺得是橘子香味。因問老少年道：「貴境飲食改良，自是因為衛生起見。但聞得酒是無益之品，不知是怎麼改良法？」老少年道：「不過把酒的烈性除盡，加入養生之品；又把酒味制的極濃極醇，使人樂於飲酒罷了。這都不足為奇，最妙的制法，是吃了

不醉。無論何人，吃到大醉時候，也不過性情陶然，覺心中另有樂境，就同人遇了意外喜事一般罷了。莫說吃醉了鬧事撒酒瘋的沒有，便是那醺醺然的酒氣，也沒有的。」述起道：「本來吃酒不過是借此談談，拿吃酒做個題目罷了。必要弄那個狂藥來吃了發狂，做什麼呢？」繩武道：「我倒不這樣說。古人酒以觀德，凡人醉後，必露出本性，所以酒能觀德。若是像我們這個酒，又怎能觀德呢？我曾經見那野蠻國的人，平時傲然岸然，以文明自命；及至吃醉了酒，便窮凶極惡的胡亂鬧事：不是坐了車不給車費；便是胡亂闖入人家；甚至沿路搶東西；鬧到後來，便隨意在街上睡倒。這不是露盡了野蠻本相麼？」寶玉道：「正是。我在上海住了幾時，看見那報紙上載的公堂案，中國人酒醉鬧事的案子，是絕無僅有的。倒是捕房案，常有酒醉鬧事的，並且是第一等文明國人。這才奇怪呢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裡有個道理，中國開化得極早，從三皇五帝時，已經開了文化；到了文、武時，禮、樂已經大備。獨可惜他守成不化，所以進化極達。近今自稱文明國的，卻是開化的極遲，而又進化早，所以中國人從未曾出胎的先天時，先就有了知規矩，守禮法神經。進化雖遲，他本來自有的性質是不消滅的，所以醉後不亂。內中或者有一兩個亂的，然而同醉的人，總有不亂的去扶持他。所以就不至於亂了。那開化遲的人，他滿身的性質，還是野蠻底子。雖然進化的快，不過是硬把『道德』兩個字範圍著他，他勉強服從了這個範圍，已是通身不得舒服。一旦吃醉了，焉有不露出本來性質之理呢？所以他們是一人醉，一人亂，百人醉，百人亂，有一天他們全國都醉了，還要全國亂呢。」眾人聽說，一齊笑了。

不知還有甚議論發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